

让学生成为向学的生命

◆ 刘铁芳

[摘要] 学生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所在，学生之为学生的根本乃是其积极向学的特性。学生不仅是一种身份描述，更代表着一种生命积极成长的动态过程。因此，对于学生而言，比不停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拥有蓬勃向上的向学之心。积极引领向学之心的学校教育乃是超越理智型教育，而上升到生命的教育。为此，学校一方面要强调主动学习，培养学生学习意识，创造条件，提供学生锻炼自我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要积极行动，创设情境，不断挖掘学生潜能，激励其自我生长。培育健全的生命气象，可谓今日学校教育的根本使命。

[关键词] 学生；向学性；生命气象

[中图分类号] G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08 (2013) 09-0017-06

学校依托学生而形成，学生构成了学校的本源，是学生让学校成为生动的学校。从发生的意义上来讲，是学生受教育的欲求，推动了学校的兴起。换句话说，现代学校的发生是建立在教育的大众化与教育的平等诉求之上。学生的教育诉求催生了学校和教师的诞生。一所学校，若离开了学生，就成了空荡荡的房子，就需要被撤除了。可见，学生乃是学校的根本所在。

一、何谓学生：学生作为向学的生命过程

何谓学生？学生不就是在学校里读书的人吗？在学校里读书的人称为学生当然是不错的，但这只是形式化的定义，其中，在学校里是强调场域的特殊性，读书则是强调功能的特殊性。两者相加，并不足以揭示出学生何以谓之学生的内涵所在。

学就是学习，生是人的意思。合起来，学生就是学习的人。真正的学生总是活在学习的状态之中。学习总是有所学，有所期待。学生之为学生，总是活在对某种更高事物的希望、欲求与期待之中。

学生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是一种静态的身份，更是一个动词，一种趋向，即成为向学之生、爱学之生、乐学之生。学生乃是处于学习生长的过程之中，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学生之为学生，乃是一个人不断地从现实状态向着理想

状态转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朝向更高事物、欲求更高事物的过程。只有当学生始终处于向着更高事物的开放性的状态之中时，它才真正处于学习的状态之中，他才能成为实质上的学生。

正如范梅南 (M.V.Manen) 所言：“何谓儿童？看待儿童其实就是看待可能性，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人。”^[1] 成长总是意味着新的可能性，我们看待学生，就是要把学生视为成长过程中的人。“成长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积极的希望、偏好、选择和奔向某个目标的过程。”^{[1]6} 学生之为学生，乃是一种动态，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状态，是学生从现实的存在向着理想的存在跃升的过程。

显然，学生不仅仅代表着一种身份，更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动态过程。学生不是一种静态的身份描述，而是一种不断涌动着可能性、积极成长的生命属性。学生不是被动的盛装知识的容器，而是活生生的向着知识世界自主发展、自我成长的人。学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向学之心，向着美好事物积极欲求与进取之心，乃是学生之为学生的根本所在。学生之为学生的实质就是成为向学的生命。优良的教育始自学生个体对美好事物的积极欲求，这也是优良学校教育的核心所在。

二、学生何以成为“向学”的生命

我们来看看当年南开中学学生的生活片段：

刘铁芳 /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410006）。

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2]

——“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2]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能获胜？”……让一位女生永生难忘的是，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会，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2]

——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终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也有关怀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许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2]

办报、社团活动、演出，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活跃了他们青春的生命，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2]

——体育乃是他们展现青春、免于懈怠、提升自我的重要方式。

开阔的视野、充分的锻炼、主动的成长、个性的展现、相互的激励，这其中，展现出来的就是青少年学生身心的充分舒展以及在此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对活力、自由、责任、健康、理性等美好事物的体验。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生，汇聚一起，彼此成为对方的风景，走向共同

成长。没有一个人可以仅靠自己成就健全的自我。主动的发展，充分的锻炼，个性的生长，共同的成长，这就是学生之为学生的理想姿态。始终在学习中，在活泼地成长的状态之中，这就是学生的精气神。

青少年阶段是一个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最好、想象力最丰富、对一切都充满幻想的阶段。可以说，每个人在这个阶段都潜藏着无限的自我生长的力量，优良的教育就是要激活这种力量，把这种力量引导到合适的方向，使这种力量得到延续、发展。

好的学校教育总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体向学之心。不管个人的天赋如何，进入校门的每个孩子都能获得自我被激活、被点燃的方式，保持基于个人天赋与潜能之上的向学之心。换言之，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就在于是否能充分地唤起学生，激活他们的向学之心。每个人的天赋是有差异的，但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有限天赋表现出其向学的特性。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发展程度各不一样，但只要激发了基于个人实际的向学之心，其实就是在打开每个人通往未来生活的希望之通道，激发了每个人自我成人的渴望。那么，这种向学的特性如何唤起，如何保持？这里特别强调三点。

一是主动学习以及由此而来的学习兴趣的活泼生长。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要显现为自己作为活生生的学习主体的特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动学习，爱学习，乐于学习。对于教育而言，比不停地学习什么更重要的是对学习的爱。学生之为学生的根本不在于他在不停地学习，而是他拥有一颗学习的心，学习以欲求学习为基础。对于年少的孩子而言，爱学习远比学什么更重要。

二是朝向宽广事物，培养开阔的向学意识。之所以要引导学生朝向宽广事物，培养其开阔的向学意识，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第一，使学生在开阔的视野中接受多样的陶冶，避免生命的单一化。一个人年少的教育经历如果是单一的，则个人生命必然是单薄的。第二，唯有有了开阔的视野，学生才有选择的可能性，学会自主选择，由此实现个性化的发展。向学之心当然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事物的学习生成的，但又不局限于所学习的事物，更重要的是唤起学习的热情。换言之，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有限的学习打开通往更宽广事

物学习的通道，培育学习的热情。恰恰是从小开始过于专注的学习，特别是功利化的学习，往往阻隔、限制了个体通往更宽广事物之热情的可能性。如果学校教育没有开启年轻个体向着广阔的文化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广泛兴趣，那么其就会变得太实际、太功利，这样我们就可能不断地培育出有知识而少文化、有能力而少教养的新人。

三是积极行动与在此过程中的自我肯定、自我认同，不断发掘自我潜能。向学之心的唤起首先需要学生的自我肯定，积极的自我认同，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调动自我潜能朝向学习。湖南省株洲市中等职业学校探索并坚持“快乐德育”实践，效果显著。仔细思考他们的快乐德育，其实不仅仅是德育，而是作为中职学校教育的切入点，来提升整个学校办学境界。其中的诀窍就在于切中中职生的特点。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中职生被贴上自卑、懒散、文化基础差、学习态度差、行为习惯差等标签，边缘化与自我边缘化就成了他们的基本境遇，自曝自弃、混日子是不少中职生的常态。中职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如何教会学生自信，提高他们的自我认同，肯定自我，逐渐生长积极的向学之心，寻找自我发展的方向。必要的自信，积极的自我认同，是一个人向学之心生长的起点。其实，每一所学校都应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积极的生命状态。

在这里，主动学习与个人兴趣的活泼发展，可谓向学性生成与发展的灵魂所在；开阔的视野则是向学性形成的重要条件；而切实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的自我肯定、自我发掘，则是向学性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学校教育的真谛：激活学生向学的生命

“儿童不是空空的容器，他们来到学校不只是让教师通过特别的方法给他们灌输课程内容。而且，来上学的儿童必定来自某个地方。教师需要了解一下孩子们带来了些什么，他们目前的理解程度、心境、情绪状况如何，他们是否已准备好了应付学科学习和学校世界。”^[1] 儿童不是盛装知识的容器，学生成长的过程并不是盛装知识的过程，而是以学习知识为依凭，自主发展、提升自我、融入社会的过程。唯有当他们从各自的背景、基础、心境之中涌现出对学习的爱时，其自主学习、自我提升才有可能。学校教育的着眼

点就是尽可能地尊重、了解他们各自的背景、基础、心境，充分鼓励学生，给他们提供充分的机会，引导他们找到学习的门径，体验学习的快乐，同时也收获学习的成功，以此来不断地激励并保持他们的向学之心。

钱学森回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23-1929年)时说到：“现在的父母对教育孩子很费劲，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受罪。放了学在学校里玩，不天黑不回家，不怕考试，不突击考试，没有考不上大学的，班里最好的学生考80分就行了。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学校的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当时虽然学校很穷，经费不足，但是实验做得很多，化学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强调对学生诱导而不是强迫，因此，学生的求知欲强。当时高中有些课用英文讲，到了高二要学第二外语，设有德语、法语。外语是情景教学，重视创造语言环境。相比而言，现在的教育限制太死，要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兴趣。我主张学生多学点文言文，可以采用多种教材。”^[3]

这段话可谓从基础教育视角，对钱学森晚年提出的“钱学森问题”的直接回答。一个人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培养持久的向学之心，无非是依赖这么几个条件：“放了学在学校里玩，不天黑不回家，不怕考试，不突击考试，没有考不上大学的，班里最好的学生考80分就行了”，这里讲的是减少外在压力，让学生拥有足够的学习自由，这也是向学性培育的首要条件；“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这里讲的是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育活泼的兴趣；注重实验和外语的情景教学，这里讲的是重视活学活用与动手能力的培养。有了这些基本条件，那些具备足够资质的人自然地就会走向卓越人才之路。而普通个体也会学得愉快，学有所获，让自己享有一段良好的学校教育经历，并走向属于自己的成功。

我们前面提到闲暇作为教育的必要条件，就是强调学生在学校里不能让学习活动牵着走，而要倾心于当下的学习交往本身，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纯粹的求学热情，否则就会成为学习的机器。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之中，也是同样的道

理，那就是教知识固然重要，但比教知识更重要的是唤起学生学习的热情，激励学生的向学性比强求学生学知识本身更重要。甚至大学也一样，激发大学生求知的热情与探究之心比教知识本身更重要。儿童鲜活的生命中总是涌动着各种自我生长的力量，优良的教育就是充分地激活这种力量，并把这种力量引导到合适的方向。

显然，就学校教育而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两条：一是给学生创造条件，提供学生自主锻炼的机会；二是创设情境，激励学生的自我成长。第斯多惠（F.Diesterweg）这样说：“怎样才能使学生愿意学习，怎样使他在学习一门学科时引起愉快的感觉？第一，对学科要有热爱的态度：教师对学科的热爱会传导给学生；第二，你先要使学生在学习时有向学的愿望；第三，不言而喻，讲述学科要合乎教学论的原理；第四，这是主要的，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意识，使他感到知道一些东西并且会做一些东西，感到他是在前进。”^[4]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下教育行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此时此刻学生的发展本身，也就是学生当下生命的被点燃、被激活、被唤起本身，让他们在当下被充分激活的生命体验中，找到自我成长的方向与路径，而不是为了将来的考试，或者其他目的。这实际上就是杜威（J.Dewey）的教育即生长，除了生长以外没有别的目的的另一表达。“教育即生长”，其实质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而不是把外面的东西灌输到容器中去。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言：“教育并不像某些人在他们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就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5]在柏拉图这里，求知乃是每个人灵魂里固有的能力，教育无非就是激活、焕发这种能力，并把它们引导到合适的方向。唯有从自我生命中涌动着美好事物的欲求，一个人才能不断地保持灵魂的开放性，善于接纳更高事物，不断地自我成长才有可能。学生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不断涌动美好事物欲求、趋向自我完善的生命姿态。

四、向学性的形成与“被学习”状态的超越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6]

2012年11月13日，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程代展陷入困惑，他在清华的学生博士萧杨（化名）突然放弃留校继续做科研的机会，与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签约做数学教师。程代展在博客上写下3000多字的长信，表达惋惜与困惑。

新京报：为什么极力反对萧杨放弃科研？

程代展：他是我从事科研30多年来见过最有天赋的学生，是科研界很少见的好苗子。他在清华读了四年本科，数学功底打得很扎实，头脑很灵活，他善于发现问题的实质，并提出解决方案，和他讨论数学是一种享受。他也非常勤奋。已经有三所国外的大学邀请他去读博士后，他的科研前途很光明，就这么放弃了，太可惜了。

萧杨：我深知程老师对我寄予厚望，我说出来他肯定非常失望的，我甚至一直在想就这样坚持搞科研搞下去，但真正到了该抉择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自私地按自己的意愿。

退出科研界是因为很累，也没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人。（此前一直坚持科研）不是程老师强迫的，只是因为我从小被教育成“听话的好孩子”，只要别人给了我任务并且应该是我做的任务，不管我喜不喜欢，都会尽力去完成，不只是科研问题，甚至是帮实验室干杂活，都是完成得又快又好。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程老师以为我喜欢做科研。

一个称得上数学天才的青年骄子却对数学研究本身毫无兴趣。这里折射出来的问题，几乎是悲情的：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的教师，苦心培育的人才，竟然对学习以及其后的科研本身并无兴趣，而不过是基于“听话的好孩子”的驱动而已。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很有思考价值：萧杨没有选择基于他难得的天赋同时也对我国科学发展更有价值的数学科研，这里确实折射出我们这一代孩子在襟怀上的偏狭，但仔细思考，如果反过来，尽管萧杨对数学本身并无兴趣，但却基于社会责任感选择继续做数学科研，这就一定是合适的么？或者说，他究竟会不会沿着导师和社会所期待的那样成为杰出的数学大家，而不会半途而废呢？甚至，让他从事自己毫无兴趣而只能从中感受到累的职业，对他本人是不是就是道德的？从教育而言之，其中核心的问题还是学习兴趣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激活。

好在他还有自知之明：“我肯定不是科研界需要的人才，对科研没有兴趣的人不可能作出真

正有意义的成果，我希望自己是教育界需要的人才。”萧杨表示，对去中学当教师充满期待，他很喜欢教会别人知识的那种成就感。他对当教师有兴趣，如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教师，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反思萧杨的成长历程，从咿呀学语到博士毕业，可谓顺风顺水。但如果要问，他读书快乐吗？或者他在读书中得到了足够的快乐了吗？可能这个问题就比较棘手。萧杨的成长可谓“被学习”的典范，他所经历的学校教育，或者说，他在学校教育中的成功，说白了就是利用了他的个人天赋。读书对于他而言，与其说是一种乐趣，毋宁说是一种任务；与其说是他在读书，毋宁说他是在被读书。

缺少了纯粹求知冲动的驱使，一个人要长久而富于创造性地从事知识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又回到“钱学森之问”，我们之所以没有培养出足够多的高端创造性人才，一个关键的原因正是我们自幼就缺少足够的兴趣，成年之后更加缺乏纯粹求知的内驱力。这意味着萧杨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而且也属于我们整个社会。

一个人为什么成年后能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关键在于年少阶段能享受学习，养成积极向学的生命特质。换言之，年少阶段其实就不是用来学习的，而是用来准备学习的。也就是说，年少阶段的学习一定是享受学习比学习什么更重要。恰恰一旦从小开始，就以学东西为目标，而不是以准备学习为目标，孩子的学习热情本身就很容易被抑制。年少阶段的好奇心与对美好事物欲求的开启，可谓一个人向学性形成的关键。从个体素质发展而言，好奇心、想象力与热情的唤起，可谓核心素质。这提示我们，早期教育的关键问题就是好奇心与探玄钩奇过程中所获得的美好事物的经历。

如果一个人年少时期学业压力过大，那么他不仅无法享受学习，更重要的是不会扩展天然的好奇心，促成向学特性的形成，由此而抑制向学之心的生长，为成年后对学习的厌烦打下基础。成年以后，我们更多地习惯于快餐式的阅读、学习，难以专注于挑战心智的、不乏艰深的学习活动。苏格拉底等人所奠基的西方求知传统，就是要免于职业的考量，而保持纯粹的求知兴趣。我

们缺少的就是向学的热情，我们从小就习惯于功利化的学习、任务式的学习，每天的学习就是完成任务，应付考试。一旦离开了应试，我们反而不知道自己该学习什么。

唯有当一个人年少时期内在地激活了向学之心，他才可能逐渐地拥有纯粹的求知热情。这种纯粹的求知热情才是可以持久的、贯穿一生的。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条件就是能较早地认识到自己愿意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且能一直坚持下去。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循序渐进，依照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发展的特点，想方设法孕育向学之心，培植向学的生命，激励这种生命，扩展这种生命，让个体活在向学的生命意向之中。

学习的热情比学什么更重要，换言之，个体如何进入学习中的生命姿态比学什么更重要。当然，学习热情的培植也是以好的学习内容为基础，缺少了合适的学习内容，学习热情也是空乏的。关键在于，有好的内容，还要有恰当的方式，让个体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学习的意义，从而迸发学习的热情。享受学习才会自然地让个体身心充分融入学习情境之中，学习也就自然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强加于个人生活之中的异物。一旦学习毫无热情，不足以激活个体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学习反过来成为无时不在的压力，学习就不过是个体生命不得不承受的负担。一旦学习成了个体向学之心不断生长生成的过程，学习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个体生命生长的涌动着的资源和动力，是个体生命成长的阶梯。

五、生命气象的提升：激励学生向学性的根本指向

如果说学习什么是理智的行动，那么向学性的唤起则是完整生命的姿态。学校教育不仅仅是开启人的理智，成就人的理智，更是激发人的完整生命，成就人的生命健全，或者说成就个体健全、蓬勃的生命气象。前面说到向学性的培植关涉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这还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来谈论。其实，启迪学生的向学性，不仅是指向未来，更是指向学生的当下，也就是提升儿童的生命气象。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

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朴胜过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显得虚浮。文采和质朴兼备，然后才能成为君子。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人质朴的生命力，也就是基于自然天性而显现出来的生命力与后天教化的平衡。教育乃是文化与生命之间的行动，是文化与自然生命在个体发展中的辩证统一。文化给生命以引导，鲜活的生命让文化充满活力，让教育富于生气。正是基于自然之质朴天性的生命活力给个体成长注入绵绵不绝的生气。朝向文化，而又不失自然、质朴的天性，这就是个体健康成人之道。

早在1930年，蔡元培先生提出现代中学生的三个基本条件，虽然其中的内涵可谓老生常谈，但却富于启发：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狮子样的体力，一是“与世界健儿，一较好身手”；二是“以健全的体力，去运用思想创造事业”。猴子样的敏捷乃是期待中学生今后在“求学做事两方面，立振颓风”，“学‘猴子样的敏捷’，急起直追”，不要有颓废气息，少年老成，二十岁的人六十岁的脏。骆驼样的精神乃是期待中学生能担负起“对于学术上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对于社会的责任”。^[7]

我们可以细想一下：蔡元培的提法跟德智体全面发展有什么不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最大的不同在于，蔡元培不是停留在静态的素质结构上，而是立足于活生生的生命精神。显然，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静态的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而是每个人多方面素质的生动活泼的健全发展。

有意思的是蔡元培后面还补充了两点——“美术的欣赏”及“自爱和爱人的美德”。爱美和爱人，孕育个体爱世界和爱人的情感态度，正好构成个体发展的基础，孕育、提升个体向学的生命。如果说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是个体发展的方向与内容，那么对审美之爱与德性之爱，无疑构成了发展的基础，温润着个体生命。

学校教育不仅有传承文明、作育人材的使命，同样有更新教育气象，激扬生命理想的责任。两相比较，后者更为基本。学校涌动着的应该是活泼向上的生命气象。梁启超写于1900年2月的《少年中国说》，所谓“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今日读来依然让人血脉喷张，这其中传达的正是少年生命气象的显现与发扬。时至今日，青少年儿童在家庭、社会中的重视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少年气象则难免在各种应试化的训练之中，在成人世界寄予儿童的各种要求的挤压中，支离破碎。

学生就是在学习状态中的儿童，是在学习中生活、在学习中成长的活生生的生命。学生代表一种蓬勃的精神，一种向学而生的生命状态。学校教育作为积极成就学生的实践，就是要扩展学生的生活，促进学生的生长，提升学生的生命，孕育民族健全的少年气象。健康的体魄，发达的兴趣，蓬勃的热情，宽广的视野，开阔的襟怀，这就是少年气象。今天，我们试图重新来解释学生的内涵，其要旨就是要培育年轻一代健全的生命气象，激扬蓬勃向上的生命理想。

学生应该是意气风发，而不是少年老成；学校应该是朝气蓬勃，而不是暮气沉沉。重温“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彰显年轻人可贵的精神气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其中蕴含着人类、民族美好的教育期待和积极的生命气象。培育学校教育积极的生命理想，努力提升我们时代、我们民族和国家年青一代的生命气象，这是多么迫切的教育主题！

[参考文献]

- [1] 范梅南.教学机智 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2] 傅国涌.人生关键阶段的参照[G]/傅国涌.过去的中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序言.
- [3] 钱学森.学得轻松活泼[G]/傅国涌.过去的中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61.
- [4] 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387.
- [5]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77.
- [6] 萧辉,石明磊.博士逃离科研教中学遭质疑[N].新京报,2012-11-23(A01).
- [7]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477-482.

(责任编辑 崔若峰)